

# 清代台湾社会问题与官绅应对

杨齐福

(浙江工商大学 历史系,杭州 310018)

**摘要:**清廷统一台湾后,设科取士,置官治民。然而,台湾僻居东南,开发较晚,文教落后,社会问题众多,譬如溺婴肆行、骚乱不断、陋习蔓延等。这不仅危及台湾社会之稳定,而且也影响清朝边疆之巩固,因而台湾地方官绅十分重视当地社会问题之治理。他们既指出问题危害,又提出治理对策,还参与纠偏行动。这显著加强了清代台湾社会控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清代台湾社会转型。

**关键词:**清代台湾;社会问题;官绅;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1-0036-08

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sup>[1]31-32</sup>。康熙年间清廷统一台湾后,设科取士,置官治民。因远离大陆,开发较晚,清代台湾文教落后,统治不力,社会问题众多。为了稳定社会以巩固边疆,清代台湾地方官和士绅皆非常重视台湾社会问题的治理。本文拟深入梳理清代台湾主要社会问题和地方官绅应对举措,以期进一步认识清代台湾社会转型的复杂性<sup>①</sup>。

人口压力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古代社会也同样存在。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在人口控制方面缺少行之有效的手段,除了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非理性方法之外,溺婴这种非人道手段在民间非常盛行。

清初当局实施海禁,民众偷渡入台,因为迁台移民以男性为主,所以台湾社会出现“男多女少”现象。总兵蓝鼎元看到“台湾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女之人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峤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

及数百人”<sup>[2]67</sup>。史载,“台俗贫人多重女轻男,所谓生男勿喜、女勿悲者;此非为门楣计,为一株钱树子计耳”<sup>[3]19</sup>。随着海禁放开,台湾人口剧增<sup>②</sup>,乾嘉以后台地溺女之风渐起,“贫穷之家生女,艰于提携,往往溺之”<sup>[4]17</sup>。在台南,“乡妇常有溺女事。一生女孩,翁姑不喜,气迫于心,而溺女于水”<sup>[5]16</sup>。台地民众溺女之由,“或以贫穷,无力抚养而溺;或父母不慈,以憎爱而溺;或养媳受迫于翁姑而溺;或妾婢受迫于嫡主而溺;或处女嫫妇色羞而溺”<sup>[4]2</sup>。

溺女“干天地之和、无母子之情,残忍甚于禽兽”<sup>[6]652</sup>。进士施琅芳批评台湾一些民众“心更残于豺(豺)虎,非赤毛而弃诸堤下,致金瓯之陨于裸中”<sup>[7]92</sup>。乾隆二十四年(1735)福建巡抚发布严禁溺女令:“照得天地以好生为德,父母以慈爱为本,故杀子孙,律有治罪明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乃以亲生之女,无端溺毙,何以全无惻隐之心?试观牛虽蠢而犹知舐犊,虎虽猛而未尝食子。人为万物之灵,具有天良,忍心溺女,真禽兽之不如矣。……为此,示仰所属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尔民当互相劝诫,凡嫁女者各崇省俭,

收稿日期:2019-09-26

作者简介:杨齐福(1967—),男,浙江临海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目前学界有关清代台湾某种社会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颇多,譬如吴奇浩的《清代台湾之奢靡风气》(《台湾史研究》2005年第2期),李朝凯的《清代台湾的诉讼风气》(《暨南史学》2009年第12期),刘妮玲的《清代台湾民变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谢国兴的《清代台湾三大民变—官逼民反》(自立晚报社,1993年),张莼的《清代台湾民变史研究》(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0年),王幼华的《原乡再现与认同歧异—清代台湾民变论析》(《兴大人文学报》2008年第40期),林仁川、朱建新的《略论清代台湾社会的失调与控制》(《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等,但综合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

②据李文良的估算,乾隆末年台湾人口增至100多万。(《清代台湾的人口估量》,《兴大历史学报》2007年第20期)

不得以珠翠绮罗夸耀乡里,并永戒溺女恶习。尔等无子之人,果能誓不溺女,自能一索得男,螽斯衍庆。倘不遵禁令,仍有溺女者,许邻佑亲族人等首报,将溺女之人照故杀子孙律治罪。如系奴婢动手者,即照谋杀家长期亲律治以死罪。如系稳婆致死者,即照谋杀人为从律拟绞。其邻佑亲族人等,知情不首报者,照知情谋害他人不即阻当首告律治罪。”<sup>[8]472</sup> 自古以来,育婴事业备受统治阶级的关注。<sup>[9]229</sup>《清会典》规定“凡通都大邑,各应建立育婴堂,收养遗弃”。乾隆三十三年(1744)福建布政使司颁布《育婴堂条规》:“一、乳妇婴孩,宜设立腰牌,以杜冒滥也。……一、乳妇宜归单豢,以收实效也。……一、堂孩病故,宜令医生结报,以杜捏毙也。……一、支放口粮,宜设定日期,照依时价,预期晓示,以杜克扣也。……一、制给裙衫,宜预为备办,以免买用旧物也。……一、制冬衣宜官令官办,以杜侵渔也。……一、堂内各孩,年过十二岁,即宜自食其力,不得长豢在堂,糜费钱粮也。”<sup>[8]473-476</sup> 于是,台湾各地官绅纷纷筹款设立育婴堂,“凡有乡妇生女不养,准投堂送入”<sup>[5]16</sup>。咸丰四年(1854),绅商石时荣“自捐家屋充用,并捐五千圆生息,以为经费”,创办台湾育婴堂。<sup>[1]302</sup> 同治五年(1866),绅士林维源捐银五千元创办枋桥保婴局。<sup>[10]90</sup> 同治七年(1868),当地绅商捐设嘉义育婴堂。同治九年(1870),官绅创建淡水婴堂,并“拨三郊洋药抽捐每箱四圆之半,以充经费”<sup>[1]303</sup>。因彰化育婴堂“款绌不足以济众,穷民生女,辄弃于途”,举人林文钦“见而悯焉,割腴田岁可入三百石以充之”<sup>[11]113</sup>。金门县丞李湘洲“以金门溺女风炽,与右营游击钟宝三、绅士林焜熿、薛师弼、蔡涟清、许瑞瑛辈谋为拯救之法”,筹款数百元,在县署西侧盖育婴堂。<sup>[12]167</sup> 澎湖绅士陈昆山则“自作戒溺女文以劝世。闻有女将溺,亟诣其家,厚给之,令哺活”<sup>[13]26</sup>。

## 二

清代台湾社会动荡不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sup>[14]70</sup>。据载,“自康熙二十二年入版图,三十五年则有吴球之乱,四十年有刘却之乱,六十年有朱一贵之乱,雍正九年吴福生乱于冈山,乾隆三十五年黄教乱于大穆降;五十一年林爽文、庄大田相继乱,北路先陷,南路应之;六十年陈光爱、陈周全相继乱,南路甫平,北路旋失;汪降之乱也在

嘉庆五年,许北之乱也在十五年,中更间以蔡牵乱,则吴淮泗陷凤山矣,胡杜侯之乱则陈锡宗据曾文矣。百三十年,变乱十一见”<sup>[15]5-6</sup>。其中康熙年间朱一贵起义、乾隆年间林爽文起义和同治年间戴潮春起义势力强、影响大。

清代台湾骚乱不断之原因较为复杂<sup>①</sup>,概括而言:其一,台湾官员腐败无能,官民矛盾尖锐。清代台湾不少地方官员“惟声色宴乐是娱,不讲训练之方,不问民间疾苦”<sup>[15]97</sup>。台湾道徐宗干曾指出:“各省吏治之坏,至闽而极;闽中吏治之坏,至台湾而极。”<sup>[16]349</sup> 康熙帝在平定朱一贵起义后斥责台湾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刻剥小民”,“平日并不爱民,但知图利苛索”<sup>[17]89,87</sup>。乾隆帝指出林爽文“起事之由,皆因该地方官,平日废弛贪黩,视台湾为利藪,不以冒险为畏途,转以得调美缺为喜,……而劣员等并不整顿地方,抚绥安戢,于作奸犯科者,又不及早查办,惟知任意侵渔肥橐,以致敛怨殃民,扰累地方,遂使桀骜奸民,有所借口”<sup>[17]381-382</sup>。在这种“县如无官之县,民如无官之民”的无政府状态下,百姓“怨毒已深,无可控诉,往往铤而走险,酿成大变”<sup>[15]647</sup>。因此,连横说:“夫台湾之变,非民自变也,盖有激之而变也。”<sup>[1]435</sup> 其二,台湾移民众多,游荡无业,滋事生非。台湾地域广阔,土地肥沃,闽粤沿海“游手无艺、不事耕桑者,辄相率就食于台。或人家不帅教子以及沿海丑徒,一经破案,胥以台为逋逃藪。盖此辈分而散之于各郡,不觉其多;而合聚之于一方,不见其少。呼群啸党,横行乡间;加以本地莠民,阴为固结,而乱阶伏于是”<sup>[19]501</sup>。大儒蔡世远直言:“台湾鲜土著之民,耕凿流落多闽、粤无赖子弟,土广而民杂,至难治也。”<sup>[20]667</sup> 从前台湾地广人稀,乾隆年间“人满至患,而渡台者仍源源不绝”,不少人抵达台湾后无法谋生糊口,只得流落街头,“一种无艺之徒,在街开场聚赌,常致争闹,酿成祸端;一种流丐,身无残疾,三五成群,每逢朔望,沿街强乞,稍拂其欲,恃赤图赖;一种罗汉脚,不事生业,潜入街市,混窃翦辂,扰害商民”<sup>[21]417</sup>。其三,台湾社会规训机制不成熟<sup>②</sup>。清初“内地来台者,民固多莠民,士亦少良士”<sup>[16]347</sup>。台湾民众“自童而耄,大约目不睹经传之训,耳不闻仁义之

<sup>①</sup>学界有“种姓说”“吏治说”和“习尚说”。

<sup>②</sup>柯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创造性地提出“规训”(discipline)术语,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惩戒等涵义。

言,凡所濡染,无非椎埋恶习与夫横暴悖行”<sup>[22]33</sup>。然而,“为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爱之而因以为利”<sup>[20]667</sup>。由是,“群盗如毛起,山林聚啸多。昼行频带剑,宵寝亦横戈”<sup>[23]26</sup>。“剽悍携刀剑,乖张逞棒拳。蜗争起蛮触,铃劫遍山渊。”<sup>[23]31</sup>其四,台湾民众“气性刚强,浮而易动”。这是缘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寓兵于农,暇即以战争角力为事,一呼并集”<sup>[24]32</sup>。况且“台地闽粤杂处,人情浮动……各庄内一二奸民,或构隙唆讼,或煽惑忿事,以致习俗日漓,祸患叠起;地方官又以远在海外,诸事易于弥缝,一时纠参不及,以致养痍貽患”<sup>[16]340</sup>。

清代台湾的社会骚乱不但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而且还侵犯民众利益、动摇清廷统治。因而,地方绅士积极参与镇压骚乱活动<sup>[25]</sup>。朱一贵起义时,贡生王凤来“上书制府,陈剿征策”<sup>[26]39</sup>。贡生施世榜“备行粮,募壮丁”,擒获刘国台、颜廷、张赛、李法、蔡成祖等“贼匪”二十余名,并深入丛林搜捕“逸匪”<sup>[27]254</sup>。林爽文起义时,举人曾大源绘制地图,为钦差大臣福康安征讨“指陈利害攻取之策”,还募勇参加围剿,擒获林爽文眷属等<sup>[19]256</sup>。监生黄朝阳等“募集乡勇,协力攻杀”,“杀死匪犯数百名,余贼望风奔散”<sup>[17]306</sup>。监生李安善“纠集庄众社番数千人”,收复彰化县城<sup>[19]248</sup>。监生李乔基“杀贼甚多,迨被擒迫降,不屈磔死”<sup>[17]562</sup>。台湾不少士人因参与镇压林爽文起义而获得朝廷封赏。如增生曾廷豪,“授八品职衔,以教职用,选长泰训导”;附生张源懃,“授五品职衔,赏戴花翎,补授安庆府通判”;附生郑起凤,“授六品职衔,以千总用,现任澎湖右营千总”;监生郭友和,授六品职衔,赏戴蓝翎;贡生陈兆升、陈青江,监生陈作范、方耀江,附生郭青峰、张维新、林世基、陈世桂,授八品职衔。<sup>[28]226-227</sup>

咸丰十一年(1861)冬,戴潮春在彰化设立天地会,“亡命无赖者,皆聚党应之”,多达十余万,声势浩大。“是时四野尽成狂,烧香作会等儿戏。纷纷肉食不知谋,但坐高堂唯卧治。君子防患贵未萌,杞人忧天在无事。”<sup>[29]389</sup>举人林凤池、陈肇兴、邱位南、简化成等共商捍卫桑梓之策。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发动起义,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当时“台北危如累卵,……各小夫欲为乱,民心惶惶”。绅士林占梅“挺身以为己任,出资召募,用计遣散,民赖以安”<sup>[30]451</sup>。他曾赋诗道:“腥

风吹海啸长鲸,小丑跳梁敢逆行;毒雾弥漫沉战垒,大星暗淡落空营”<sup>[31]</sup>,指斥起义者为跳梁小丑,痛斥起义为弥漫毒雾。“壮怀不作偷安计,又向桃源起义兵。”<sup>[29]序7</sup>进士陈肇兴也募集义勇,援应官军,并作诗记事,“鼙鼓连朝响未残,军中犹自着儒冠。师因累捷声威壮,民为初降号令宽。几处负隅犹拒命,频年杀贼不逢官。元戎谁有书生胆,凿险绳幽路百盘”<sup>[29]135</sup>。举人林凤池“率诸生立保全局,召集乡壮义民,约以联庄拒贼”<sup>[32]165</sup>,还率勇“占扎要隘,力捣贼巢,斩获甚多”<sup>[17]485</sup>。举人陈有容、王藩等“带勇防守,督修城垣,采办军火,劝捐军饷”<sup>[16]530</sup>。进士陈维英捐银一千两,绅士林维让献银二万两充作军饷。

但是,也有少数士人参与骚乱活动。如朱一贵起义时,贡生林中桂等人为其主持祭天谒圣仪式<sup>[33]556</sup>。林爽文起义时,生员简添德任庄大田文书。张丙起义时,黄城率千余人围攻斗六,监生张清红(人呼张红头)与守备马步衢有隙,“令族人张成伪称‘大元帅’,集众助贼”,攻陷斗六<sup>[17]132</sup>。戴潮春起义时,“设伪宾贤馆以处文士,强令岁贡生董大经为伪宾贤馆大学士”<sup>[34]5</sup>,当时“彰属诸生多人宾贤馆,或强受伪职”<sup>[34]58</sup>。诸罗县捐贡生杨功懋(即杨光勋)系捐职同杨文麟螟蛉长子,好事游荡;监生杨功宽(即杨妈世)系杨文麟亲生子,不安本分。兄弟二人“因争财起衅,各立会名,纠众树党”<sup>[35]310</sup>。乾隆五十一年(1786)杨光勋成立“添弟会”,有六十余人;杨妈世创建“雷公会”,有二十余人,放火劫囚,“肆横无忌,实与叛逆无异”<sup>[36]319</sup>。

如何消除台湾地方骚乱?台湾道徐宗干主张通过科举考试来羁縻士人、消弭祸患。他认为“内地来台者,民固多莠民,士亦少良士。”此辈“常在民间密相结煽,纵无成谋,实能始祸,当设法以羁縻之”。通过科举考试,“诱掖佳子弟之中,实隐以牢笼若辈。且十室必有忠信,得一、二善良者,与官长气脉相联,每默消祸患于无形。各属渐去贪婪之习,于词讼曲直易明;即考试得举错之公,顽愚亦闻而心服”<sup>[16]347</sup>。举人吴子光则向当道提议:其一是禁私刑以培元气。台地“衙门凡涉命、盗等案,有禀官而行羁禁者,亦有未禀官而私禁者。一到此地,则罗箝吉网,无处可觅生活。更有查馆人役,借巡视为名,其实剑树刀山,阎立本所绘地狱变相,不是过也”。其二是禁株连以苏民困。台地“五方杂处,父子兄弟异居者

无数；更多同姓异宗，风马不及。乃近日讼牒，惯以‘房户’二字为一网打尽之谋。……房户不论亲疏，而论贫富。家无半亩之田，即同居兄弟，漠然不在此数之中；囊有甘金之蓄，则闽、粤、漳、泉，一齐拖入浑水之内！”其三是澄侍从以饬关防。“地方官上有幕友，下有家丁；若辈垂手鞠胫投门下者，意欲何为？为私囊计耳。最善伺颜色喜怒，以行其招摇撞骗之术；一堕术中，伯州犁上下其手，则小事、大事无一不糊涂矣。”<sup>[37]214-216</sup>

### 三

清代台湾社会陋习众多，譬如民众好讼、吸食鸦片、赌博盛行、奢靡成风、迷信鬼神等。究其因，首先是清代台湾社会人员复杂，大量闽粤等地民众迁往台湾，同时把内地各种习俗带入台湾，其中也包括一些陋习恶俗。丁绍仪在《东瀛识略》中说：“台民皆徙自闽之漳州、泉州、粤之潮州、嘉应州。其起居、服食、祀祭、婚丧，悉本土风，与内地无甚殊异。”<sup>[24]32</sup> 其次是清代台湾地区开发较晚，文教不发达，儒家教义无法影响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士人群体不能干预普通民众的行为抉择，各种陋习得不到纠偏。史载：“台湾蕞尔土，越在海外，游氛余孽，蔚为逋藪；载载番黎，茫然不知有晦明日月”<sup>[38]自序7</sup>。最后是清代台湾社会的重商倾向，扭曲了义利观，助长了陋习之蔓延<sup>[39]</sup>。高拱乾在《台湾府志》中云：“夫但知争利，又安知礼仪哉？”<sup>[38]186</sup>

“无讼”是传统儒家的理想境界，民众也以“打官司”为耻。然而，“台地讼师最多，故民皆健讼”<sup>[2]49</sup>。台湾道徐宗干认为：“各处为民害者，不外盗贼、讼师、蠹役三项；而台属尤甚者，则三者合而为一。”<sup>[16]385</sup> 为此，台地书肆中《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新镜》等构讼之书畅销一时<sup>[40]</sup>。“愚民一纸公门，惟讼师是主。讼师一经包揽，讼者虽欲自止而不能。”<sup>[41]150</sup> 百姓“遇有词讼，有素延讼师主谋，皆刁生、劣监出头扛帮”<sup>[16]412</sup>。他们“借倚生员名色，包揽事情，武断乡曲，又或串通各衙间胥吏，专作讼师，种种非为，贻害对方不浅”<sup>[42]687-688</sup>。台湾总兵蓝鼎元认为“宜严反坐之法。……凡平空架害，审系虚诬，不可姑息，务必将原告反坐，登时研究讼师姓名，飞拿严讯，责逐过水，递回原籍”<sup>[2]49</sup>。台湾道徐宗干提出息讼之法，“凡乡有不便于民及讼事，族人以告族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而罢，大事族正自诣县告或率其

人俱至，以俟令长听断。令长有所问，以片纸召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则公正廉明以鞠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烦言而狱已解矣。行之一、二年，民可无讼”<sup>[16]113</sup>；还颁布告示细算成本得失，劝民息讼，认为诉讼的成因，大多为“原告无法追讨，或名为索欠而实为负气，非致讼不能干休。而被告明知欠债别无重罪，任意延挨；或力能偿还，既经成讼，留为延请讼师主谋及书役费用，索性抗延。虽经断还，不肯依限完缴；经年押迫，直至人亡家绝而后已。即或设法讨保，案未完结，仍复不能安身。其原告既被坑害，又受讼累，固已苦中加苦，而被告稍有产业者，徒为讼费花尽，账仍不清、案仍不了，甚或羈留不能回乡，田禾被抢、家物被窃，父母妻子忧郁疾病亦不能顾”<sup>[14]108-109</sup>。澎湖知县胡建伟则将矛头指向官司的中间人，认为讼师“实乡党之鬼魅，而名教之罪人”，劝告“诸生读书明理”，“毋恃官府待我厚而奔走公庭、毋恃衙门为我熟而钻谋蠹吏，守卧碑之训，而一意诗书”；“告状之人，虚词架陷，败人名节、倾人身家，与贼无别”，呼吁“戒好讼”<sup>[43]87</sup>。为改变台地纠纷遍地，官司过多的情势，官绅也颇动脑筋，举人吴子光提出息讼之计，一方面绝光棍以肃法纪。台地诉讼之风盛，有人“翻百余年之旧案，以为冤甚覆盆；联数十辈之姓名，以为事出公论。树空中之楼阁，笔快于刀；起平地之风波，身都是胆。豪恶中有犯此者，重则详请褫斥，次则书其名字于街弹碑，以为蠹民、害政者戒”<sup>[37]214</sup>。另一方面速听断以宽民力。“盛世无留狱，治国亦无留狱。……一人兴讼，则数农失时；一案已成，则十家荡产。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sup>[37]217</sup>

康熙年间鸦片便在台湾流行。巡台御史黄淑璫观察到台地土著“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实以梭丝，群聚吸之。……吸一、二次后，便刻不能离。暖气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sup>[44]43</sup>。凤山教谕朱仕玠发现台地富室及无赖人多吸食鸦片，“凡食必邀集多人，更番作会，铺席于地，众偃坐席上，中燃一灯以食，百余口至数百口为率。……凡食者面黑肩耸，两眼泪流，肠脱不收；行于道路，人莫能辨之”<sup>[45]54</sup>。清末台湾鸦片泛滥成灾，不但普通百姓吸食鸦片，而且读书人也吸食鸦片，“有味青灯短榻横，米囊流毒到书生”<sup>[46]143</sup>。台民甚至在孟兰会祭祀鬼神时，“置阿芙蓉膏及所需鎗斗灯笼之属，谓鬼之所好

在此”<sup>[24]35</sup>。这激起了士绅的强烈愤慨。纷纷控诉鸦片的危害,尤其发挥自己文字的长处,从各个角度抒发对鸦片的痛恨之情。如进士郑用锡《吃鸦歌》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鸦片鬼的丑态:“莫吃鸦,莫吃鸦,吃过了鸦似人羴。膏粱美味不去吃,只要一枝斑管对灯花。口中吐烟雾,榻上卧云霞。身如束笋骨如柴,遇着好友当姻家。尔一嘴,我一嘴,彬彬礼让静无哗。此是黑甜饮,安乐窝。有业有钱都抛弃,无日无夜昏欹斜。”<sup>[47]215</sup>《鴉毒》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之危害:“阿房三月火,函谷一丸泥;能使心肝黑,全令面目黧。昏昏成世界,竟认作刀圭。”<sup>[23]21</sup> 进士施琼芳《恶洋烟》则刻画了吸烟者的醉生梦死与贩卖者的唯利是图:“肥己利凭鸡兔算,诱人情似马牛风。癖耽片膺羊膻慕,眼瞪通宵虎视雄。糟粕舐残淮犬鼎,衣冠瘦尽楚猴躬。”<sup>[48]207</sup> 而进士张维垣《劝咏乞烟灰》更描绘了吸烟者之无耻情状:“腰藏小碟步如梭,拱立藏床前细语和。添足画蛇迎客笑,甘心走狗任人诃。恩邀半勺称无冀,惠受三分称谢多。最喜残灰犹带润,且伸拇指细研究摩。”<sup>[49]15</sup> 士人郑超英《夷氛》揭示了鸦片耗尽民众财富的事实:“洋烟耗尽万家财,一见夷船色笑闻;莫怪群看他面去,有钱方得出头来。”<sup>[50]</sup> 台湾道徐宗干曾估算,“以每人每日约计之,须银二钱。就台地贵贱、贫富、良莠、男女约略吸烟者不下数十万人,以五十万计之,每日即耗银十万两矣。”<sup>[14]68</sup> 鸦片问题不仅关系到民众的生命健康,还涉及国家的生死存亡。为此,台湾道徐宗干宣布:“百姓有吸撰者与为娼同,有卖膏者与为盗同,有贩土者与谋反同。”<sup>[16]415</sup>

赌博是清代台湾盛行的恶习之一。清代台湾无论男女老少,“群然好博,有压宝、压字、漫抓摊、簸钱诸戏”<sup>[51]28</sup>,“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甚至“三尺之童亦索钱于父母,以为赌博之资”<sup>[52]96</sup>。沈葆楨在奏折中提及台湾“比户窝赌,如贾之于市、农之于田”<sup>[53]4</sup>。清末士人史久龙描述道:“(嘉义)城中赌风甚盛,又麻雀、打宝等戏,皆上等人之为,次则本地之四色牌、打铜宝为上下通行之具。四色牌者,按象棋制式,分制红、蓝、绿、白四色,此种属可大可小之戏。最为害者,莫如铜宝。设铜宝摊之处,以提标街及县前为最盛。每日自戊亥始至寅卯止,此六时中,起家者有之,倾家者有之,小亦至失业无聊。而本地之绅耆商贾,无不趋之若鹜,即官场中亦间有与焉者。尤可怪者,官睹之而若不见,官闻之而若不知”<sup>[54]14-15</sup>。

“及家无余资,始则出于典鬻,继则不得不出于偷窃”<sup>[52]96</sup>,祸患无穷。一些游手之辈、奸诡之徒时常“引诱良家子弟,串通赌局,谋勒写借约欠单,视他家之兴衰”进行敲诈勒索<sup>[55]29</sup>。台湾“奸徒聚赌成风,一切作奸犯科,即从此起”<sup>[17]552</sup>。由是,地方官多次发布文告严禁赌博。如诸罗知县季麒光颁布《禁赌博示》:“赌博者,争之门而盗之阶也。赌无论大小,纸牌牙色,皆谓之赌。故有赌之人,即有看赌之人,大抵皆少年无赖之徒也。在赌者,既有求胜之心,坐立不定,呼叫不伦;从傍看者,又为之附和帮衬,或假识盆口,或巧取飞头,议论一起,争竞随之。且原夫赌者之心,亦欲赢人财物以为愉快;及至不胜,而已之所有拱手与人,尚有不足,无论稻、谷、桑、麻、衣裳、器皿,不得不取以相抵。一输思复,至于再;再输不甘,至于三。失事误时,衣服田畴皆不暇顾。在家庭则为败子,在乡党则为匪民。至于输负既多,急欲思逞;上畏父母之责,下恐妻儿之咎。前者无偿,后者无本,势必出于偷盗。始则拈针拈芥,继则穿壁踰墙;事机败露,刑罚随之。不特身家不保,而性命可虞,岂不可叹!为此严行禁飭,无论军民、无论乡市,如敢群聚赌博,许地方指禀,立拘枷示。”<sup>[56]226</sup> 季麒光在告示中劝告民众,赌博之害,害人害己,不仅身家难保,而且性命可虞。同治三年(1864),贡生陈朝纲、张云龙、潘荣光、蓝茂青,监生黎献邦、蓝彬等呈请淡水同知郑元杰立碑示禁:“设局诱赌,例禁甚严,一经违犯,重遣军,轻亦枷,赌钱一并入官充公。”<sup>[55]29</sup> 光绪二年(1876),凤山知县孙继祖立《禁赌博碑》:“闽省赌博之风,甲于他省,有花会、铜宝、摇摊、抓摊、车马炮、掷骰等项,名目繁多。花会则在僻径山乡,铜宝、摇摊则在重门邃室,其余均在城乡市肆,诱人猜压,无知者堕其术中,迷不知返。因穷极无聊,而卖妻鬻子者有之;输极相争,而受伤酿命者有之。又有被索赌欠,受人凌辱,情急轻生者;家产荡然,无计谋生,流而为匪者。且赌场为盗贼藏身之所,混迹之区,地方因之多事,比户为之不安,实为闾阎之巨害。除随时密访飭拏外,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阖省军民人等知悉,思赌博例禁甚严,重则罪干军流,轻亦杖徒枷号。”<sup>[57]369-370</sup> 碑文告诉人们赌博花样繁多,危害极大,因此严禁赌博,为民除害。赌博耗尽家产、荒废光阴、诱发械斗、败坏伦常,因而遭到台地士绅的猛烈抨击。进士许南英在《台湾竹枝词》中抨击赌博之陋习:“年年春色到瀛

东,爆竹如雷贯耳中。镇日消寒惟有赌,一省恭喜万人同。”<sup>[58]284</sup> 进士施士洁借《泉南新乐府》痛斥赌棍之劣行:“赌棍之狡赌鬼愚,可怜鬼亦愁棍徒!剡尔鬼肉吸鬼髓,杀鬼不用刀与钹。”<sup>[59]119</sup> 进士陈维英在《新春戒赌》中控诉赌博之流毒:“大呼雉采决雌雄,小利蝇头计较工。谁信骰盆深似海,许多家产坠其中。无论人胜己愁颦,纵胜于人亦失身。抛却光阴荒事业,坏将品行损精神。动辄相争平地雷,囊钱输尽窃机开。赌场流弊原非小,盗贼巢窠械斗媒。”<sup>[60]180-181</sup>

清代台地侈靡成风<sup>①</sup>。人“无贵贱,必华美其衣冠,色取极艳者。靴袜耻以布,履用锦,稍敝即弃之”,“下至牛医马佣之辈、仆隶舆僮之贱,丝帛绫罗摇曳都市”,“(妇女)衣服必丽,簪珥必饰,贫家亦然”<sup>[27]55-56</sup>。一般“平民宴会,酒席每筵必二两五、六钱以上或三两、四两不等;每设十筵、八筵,则费中人一、二家之产”<sup>[16]56</sup>。来台采硫的郁永河认为是台地富庶的物产和充裕的财富孕育了台地奢侈之风。他说:“自郑氏割踞至今,民间积贮有年矣。王师克台,倒戈归诚,不烦攻围,不经焚掠。荡平之后,设镇兵三千人,协兵南北二路二千人,安平水师三千人,澎湖水师二千人;三邑丁赋,就地放给外,藩库又岁发十四万有奇,以给兵饷。兵丁一人,岁得十二两,以之充膳、制衣履,犹虑不敷,宁有余蓄?盖皆散在民间矣。又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商舶购之,以贺日本、吕宋诸国。又米、穀、麻、豆、鹿皮、鹿脯,运之四方者十余万。是台湾一区,岁入赋七八十万,自康熙癸亥削平以来,十五六年间,总计一千二三百多万。入多而出少,较之内地州县钱粮,悉输大部,有出无入者,安得不彼日瘠而此日腴乎?又台土宜稼,收获倍蓰,治田千亩,给数万人,日食有余。为贾贩通外洋诸国,则财用不匮。民富土沃,又当四达之海;即今内地民人,襁至而辐辏,皆愿出于其市。”<sup>[61]30-31</sup> 进士郑用锡不满民众奢靡风气,指斥“狡诈心逾薄,骄奢俗自便;夸多因斗靡,踵事复增妍;珍错穷山海,香资费万千;人情忘俭朴,恶习更绵延。”感慨“风气日趋下,滔滔递变迁,何堪今日后,不似我生前”<sup>[23]31</sup>。

“闽人信鬼世无俦,台郡巫风亦效尤”<sup>[46]67</sup>。台地每年七月中旬盛行孟兰会以祭孤魂野鬼<sup>②</sup>。“为首者斋戒起灯竺,高数寻,悬烛笼其上,光荧荧照彻四野。依庙为坛,施彩结,四壁挂古人山水名迹几遍,旁置金鸭,爇沈水香,氤氲满室。诸螺

钲椅桫,悉列缥瓷及古鼎彝玩器,甚洁清。又假楮帛,饰金银山与土地仙佛形状。金迷纸醉,如入银世界中。晚放水灯,或送王爷船。诸执事人等役惟谨,无敢哗失礼者。质明日昃,大陈给孤园,冥镪山积,羊豕数十重,穷极侈丽。凡山海珍错、糗米耳果蔬之属罔不备。秃子喃喃诵经呪,以喧杂故,语不复可闻。其坛外则梨园歌唱,百戏铿锵,缘檀者、弄猴者、吞刀吐火、喝雉呼卢者,各以技奏。但见万人如海,豕突狼奔,算不尽恒河沙数。”<sup>[62]26</sup> 陈肇兴用夸张的笔墨描写孟兰会奢华之场景:“万枝灯火绮筵开,金纸如山化作灰”,“狼藉杯盘等布金,给孤园里肉成林”<sup>[29]63</sup>。郑用锡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孟兰会之情况:“胜会孟兰簇一场,南坛踞拜去来忙。骰堆珍错罗山海,饭贮筐笼罄稻粱。”<sup>[23]38</sup> 福建巡抚王凯泰在诗中云:“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孟兰古意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sup>[46]43</sup> 台湾道徐宗干在文中写道:“七月中元节,台人为醮会,名普渡。男女杂沓,俳优喧呶,饭山肉林,箔金纸钱,费以千万计。”<sup>[14]72</sup> 台地中元节耗费甚巨,日人佐仓孙三在杂记中道:“中元孟兰会,户户争奇,家家斗奢,山珍、海味,酒池、肉林,或聘妓吹弹,或呼优演戏,悬彩灯,开华筵,歌唱管弦,亘一月之久;……大家则费数百金、小家则靡数十金,若计以全台,其所费实不费也!”<sup>[63]6</sup> 在孟兰会上,“拥观者争所施食,名曰‘抢孤’,有乱殴至死者。又开场演剧,小伶流睐所及,名曰‘目箭’,人必争之,挥拳毙命,亦所时有”<sup>[51]28</sup>。这种近乎疯狂的民间信仰活动浪费了金银钱财、毒化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日常生活,因而为地方官绅所关注。台湾道徐宗干抨击中元节“事死如事生,倾贳耗产,如先人在,其心亦不安”,“更有父母兄弟,饥寒不顾,但知事鬼不知事人,但知求福适以生祸”<sup>[16]369</sup>。郑用锡的感叹“恤祭阴孤饭满筐,抛遗尘土杂余粮。可怜南邑珠同贵,莫贷监河半粒偿”<sup>[23]71</sup>,道出了死鬼抢占活人口粮的荒唐现象。施士洁叹息着:“夜阑

① 曾品沧在《办桌——清代台湾的宴会与汉人社会》(《新史学》第二十一卷第四期,2012年12月)中指出,奢靡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多数中下阶层群众的日常生活,而是指汉人在节庆时所置办的餐宴、祭祀供品。清代台湾大部分汉人饮食生活呈现两种极端消费模式:日常餐食简朴、俭约,而宴请客人、祭祀庆典过度铺张。人们藉办桌活动构建社会关系、提高社会声望,并达到宗教信仰、生活娱乐、营养摄取等目的。

② 人们对正统的儒道释敬而远之,而对旁门左道、神魔鬼怪却非常崇拜,甚至超过对祖先的崇拜。这表明清代台湾的民间信仰带有极为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色彩。

人散剧已毕,纸钱堆里灰犹热。明朝灶冷断炊烟,卖尽田园痴可怜!田园已卖谁复赎?普度年年愁不足。牲牢缺欠鬼神瞋,灯火萧条门户辱。”<sup>[60]</sup><sup>123</sup>陈肇兴则质问道:“不知一例谈功德,可有慈乌反哺心。”“世间不少穷饕餮,冷炙残羹未许餐。”<sup>[29]</sup><sup>63</sup>乌鸦还有反哺之心,厉鬼怎能容忍世人边浪费边挨饿。林启东也反问道:“新故何须分大小,总教解脱道泉台。”<sup>[64]</sup>意谓厉鬼无论新旧、不分大小都要走向黄泉,劝人们无须劳心费神。当然,也有部分士人为中元普渡现象作辩护。施琼芳就认为:“人间亦有渡亡会,水陆道场灯尽然”,“从此故鬼腾欢新鬼解恨,檀越得福僧得财”<sup>[59]</sup><sup>371-372</sup>。

清代台湾僻居东南,移民较多,开发较晚,文教落后,统治不力,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不仅危及台湾社会之稳定,而且也影响清朝边疆之巩固,因而地方官绅十分重视台地社会问题之治理。他们既指出问题之危害,又提出治理之对策,还参与纠偏之行动。这不仅加强了清代台湾社会之控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清代台湾社会之转型。

## 参考文献:

[1] 连横. 台湾通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 蓝鼎元. 平台纪略[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四四种.

[3] 吴子龙. 台湾纪事[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六六种.

[4] 黄哲永, 吴福助. 全台文(三十)[M]. 台中: 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 2007.

[5] 安平县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五二种.

[6] 周凯. 厦门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九五五种.

[7] 黄哲永, 吴福助. 全台文(九)[M]. 台中: 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 2007.

[8] 福建省例[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九种.

[9] 王卫平.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5.

[10] 黄纯青, 林熊祥. 台湾省通志稿: 卷三[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3.

[11] 台湾雾峰林氏族谱[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九八种.

[12] 周凯. 金門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八〇种.

[13] 蒋毓. 澎湖丛编[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一五五种.

[14] 徐宗干. 斯未信斋文编[M]. 台湾文献丛刊第八七种.

[15] 姚莹. 东槎纪略[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种.

[16] 丁曰健. 治台必告录[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七七种.

[17] 张本政. 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18] 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二四七种.

[19] 周玺. 彰化县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五六种.

[20] 范咸. 重修台湾府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〇五五种.

[21] 台湾南部碑文集成. [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一八种.

[22] 清经世文编选录[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二九种.

[23] 郑用锡. 北郭园诗钞[M]. 台湾文献丛刊第四一种.

[24] 丁绍仪. 东瀛识略[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二种.

[25] 杨齐福. 清代台湾械斗与官绅应对[J]. 晋阳学刊, 2019(1).

[26] 清一统志台湾府[M]. 台湾文献丛刊第六八种.

[27] 王瑛曾. 重修凤山县志[M]. 台湾文献第一四六六种.

[28] 谢金奎. 续修台湾县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四〇种.

[29] 陈肇兴. 陶村诗稿[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四四四种.

[30] 陈培桂. 淡水厅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七二二种.

[31] 赖鹤洲. 台湾古代诗文社(二)[J]. 台北文物, 第八卷第三期.

[32] 倪赞元. 云林县采访册[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七种.

[33] 王必昌. 重修台湾县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一三三三种.

[34] 丁绍仪. 东瀛纪事[M]. 台湾文献丛刊第八种.

[35] 清高宗实录选辑[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八六六种.

[36] 台案汇录己集[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一种.

[37] 沈茂荫. 苗栗县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五九九种.

[38] 高拱乾. 台湾府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六五五五种.

[39] 杨齐福. 试论清代台湾士人重商行为[J]. 闽台文化研究, 2013(1).

[40] 杨永智. 清代台湾藏书考略[J]. 东海中文学报, 2004(16).

[41] 周钟瑄. 诸罗县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四四四四种.

一种。

[42]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一辑)[M]. 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

[43] 胡建伟. 澎湖纪略[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〇九种.

[44] 黄淑璫. 台海使槎录[M]. 台湾文献丛刊第四种.

[45] 朱仕玠. 小琉球漫志[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三种.

[46] 王凯泰. 台湾杂咏合刻[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二八种.

[47] 施懿琳. 全台诗(第六册)[M]. 台南:台湾文学馆,2008.

[48] 刘登翰, 庄明莹. 台湾文学史(第一册)[M].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

[49] 王松. 台阳诗话[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四种.

[50] 赖子清. 台湾科甲艺文集(北台篇中)[J]. 台北文物,第六卷第四期.

[51] 朱景英. 海东礼记[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种.

[52] 蒋毓英. 台湾府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53] 沈葆楨. 福建台湾奏折[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九种.

[54] 史久龙. 忆台杂记[M]. 台北:(中央)研究院图书馆方豪藏手抄本.

[55] 邱秀堂. 台湾北部碑文集成[M]. 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86.

[56] 季麒光. 东宁政事集[M]. 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57] 卢德嘉. 凤山县采访册[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三种.

[58] 黄纯青, 林熊祥. 台湾省通志稿卷十[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59] 施士洁. 后苏龛合集[M]. 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一五种.

[60] 施懿琳. 全台诗(第五册)[M]. 台南:台湾文学馆,2008.

[61] 郁永海. 裨海纪游[M]. 台湾文献丛刊第四四种.

[62] 吴子光. 台湾纪事[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三六种.

[63] 佐仓孙三. 台风杂记[M]., 台湾文献丛刊第一〇七种.

[64] 赖鹤洲. 台湾古代诗文社(四)[J]. 台北文物,第九卷第一期.

##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Reply of Officials and Gentlemen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YANG Qifu

(History Depart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fter unifying Taiwan, the 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appointed officials to rule the people. However, Taiwan lay in the southeast and developed rather late, its culture and education fell behind, and there were so many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the reckless act of drowning infants, continual riots, widespread bad habits. They not only harmed the stability of Taiwan's society, but also affected the consolidation of frontie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gentlem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governance of Taiwan's social problems, pointing out the damage, proposing the measures for management,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of correction, which remarkably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of Taiwan society and promoted i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in a way.

**Key words:**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social problem; official and gentleman; govern

(责任编辑 沂 溪)